

清代宦臺人文獻選編 第五種

斯未信齋全集

(五)

徐宗幹 撰

斯末信齋語錄

卷一

斯未信齋語錄卷一

用靜吉軒隨筆

辛丑

山左兗州府大堂有海忠介公石刻忠君孝親可以格天八字竊謂實心愛民亦可格天

汪夢棠觀察述蘇州虎邱詩云蕩子銷金窟貧兒乞食場地方奇衰之行積習已久不必求治太急風俗人心豈易移革徒驅遊民爲盜賊耳此真通達之論觀察有聯句云放開眼界觀我豎起脊梁做人

顏魯愚制軍奏疏引孫子兵法云用財欲泰泰者侈也用軍不可爲節省計河工亦然蓋以費爲省所費多而所省實多因省而費所省少而所費且倍蓰矣

濟州城內尼菴甚多積習已久年老者逐之無所歸今移居城

外大寺各菴佛像埋之愚民皆懼因移奉他廟之寬大者考志
乘舊有先賢祠今久廢者奉主其中訪奉祀生居之黜異端清
奸匪一舉而數善備城內舊有西來觀爲女丐棲宿所慢神莫
甚焉改爲先賢曹子祠佛像以木板隔之又重興菴改爲先賢
陳子祠賢裔陳修釗奉其佛像移於東門外重喜菴中道士乃
曹子後人亦將移西來觀之佛像去其板而重新之不謀而獲
亦甚巧矣崇先哲也妥神明也清閭閻也

投贈一僚友周濟一賓旅犒賞一紀綱甚至畫一幅花一叢酒
一樽裘一領非國帑卽民脂也擔自己敗身籍家之罪沾一時
慷慨之名賸百姓典田鬻宅之財供一夕歡樂之用終亦必亡
而已矣

周慎菴司馬言有縣令新銓者往謁其師師亦老吏也撫其臂

而泣問其故曰酗酒者口也而受責者臀賭博者手也而受責者臀犯奸者勢也而受責者臀臀何怨於衆體也所處者下耳縣令其猶臀乎真堪捧腹余謂以足傷人受責者亦臀臀又居其上然則書役其足耶舉臀而行者也

不能懲忿則不能窒欲蓋忿則火易生而欲愈縱欲縱則精內竭而所發皆不中節心忙由於心不正意亂由於意不誠勿忙則勿亂

凡事未有不後悔者悔亦無益只以事已如此一言了之不必再亂心曲也

托愛山中丞云地方娼賭一切如屎溺然自有坑厠藏納而藉此謀生者轉不至流而爲盜若治之不得其法或求治太急而操之過感則到處皆屎溺無坑厠可歸其爲害更甚

宛郡署聯云若畏人言須克己但循天理莫沽名

有勇知方恃民不恃兵決勝運籌尙謀不尙力荅梁楚香中丞云

宛郡署多古樹每夕鴉集以千百計啾啾聒耳見燈火則驚呼三匝如陣惟松栢則無巢枝葉不凋落而鳥雀不居可見勁直之姿自無阿附也土人言近年始見鴉雀羣集郡署云

河帥朱唯齋同年自大工回濟謁見問以地方河工之要曰不外公私二字公而忘私所不能也以私滅公則不敢也假公濟私則未可也先公後私而已

史稱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無怪今之大僚初爲郡縣勤求吏治果敢有爲其後官愈高顧忌愈甚往往托詞曰求治者不宜太亟又曰弊去其太甚憚於振作無所設施遂致禍

可救藥皆但知固寵保任兼爲子孫深謀遠慮不肯樹怨而養
癰貽患不復在念某自爲宰至監司極有建白後任疆吏惟佞
佛戒殺姑息養奸釀成髮逆之禍豈刼數無可挽回耶抑事有
掣肘畏難氣沮耶半世循名一概抹煞豈不惜哉

仁和姚美溪近事有徵錄

太公之陰符便是敬勝數語黃石之仙訣不過勇退二字

言者心之聲心昏則言晦心亂則言雜心忙則言漏不以有損
者耗心則不昏不以無益者累心則不亂不以不急者分心則
不忙

長夏小在燕園偶抱微疴獨坐無聊命童僕向書肆賃小說繡
閣野史之談亦有妙悟摘錄存之天下不如意事從沒有一
件就歇的天下事都不要做到那盡頭田地務要留些路
兒如今世道還講甚麼天理良心我生平是這个性子該受

人掐把的去處就受人掐把人該受我掐把的去處我就要變
下臉來掐把人个夠該用着念佛的去處我就燒那香此數語
曲繪小人情態如畫

余每陞一階必生瘡疾生於臀其因杖人平生於背其因鞭人
平生於手其因桎梏人平生於輔頰唇齒間其因掌責人乎子
女每有殤者其破人家絕人後而不自知乎

官場人終日心擾擾者有二一日不可必得一日必不可得
壬寅七月在京都謁湯敦甫師老而乞休作字如初以課讀圖
及泰山觀日出卷子求題仍作小行楷余謂課孫之暇借此消
遣師曰消遣者心無所位置不能不惜物以自遣聖賢以心爲
安宅心常在腔子裏精氣神皆足卽是聖賢樂處求放心以存
之不必消遣而心自娛存心是我輩切要工夫欲存心先求放心

王素園觀察簡劉宜菴學使誼皆同出汪愚泉師門下世姪渠
招集同飲觀察談兵甚詳其最要者用礮能擊高不能擊下能
擊遠不能擊近能擊整不能擊散又云礮宜多不宜大又言湖
南軍務賊圍蒲坂三萬餘人而守城者才三百人賊入城門內
剝門上鐵葉而火其門矢石不能及因以熱湯自上而澆滅之
相持數日號令於衆有能出而殺賊者重賞之時奮勇者十三
人持刀縋城下立斃數百人皆乞丐耳賊脅之以從逆者日久
饑餓不能鬪十三人追殺之而三萬人立潰從此軍威大振可
見債事者皆由氣餒耳制軍出簡明告示云大兵進剿不殺
良民從逆者誅自首免罪衆民仍不解散復將告示聲說先從
逆而今自首者皆免誅頃刻歸之如市諭之曰爾良民也非教
匪也天兵誅首逆不誅脅從者數萬人頃刻散矣又言回疆出

蜜蠟沙又有一物名標食之長力兼能迷人皆鴉片之類

一生喫虧在臉上下不來心上過不去仲弟述鄧飛霞云

偶至賈客家見座右聯云不可高興須要小心宦場熱鬧時宜

三復之

應酬之道厚於舊而薄於新疎於貴而親於賤嗇於富而豐於

貧

與其多求人不如少與人與其多與人不如少求人

加一分人爵損一分天爵

壬寅秋自京旋過苦水鋪壁間有名小卿者題云高車健馬氣

戔戔廝僕紛闐雜綺羅汝不自愁愁煞我官如此濶奈民何居

官者須防旁人冷眼相看也

不思有四已往不思未來不思無益不思有損不思亦養心之

一法

元日衣冠告天時上丁齋肅入廟時入觀 宮門待漏時時時
如此時去聖賢不遠矣

做官要心平政平做人要情長理長陳栗堂同年述王中峯觀
察云

臺南精舍隨筆

癸卯

舞干羽於兩階自來以爲修文而苗格解經者皆以此爲据竊
謂不曰羽籥而曰干羽正以習武習武有備苗民畏而服矣德
可動天何在於文事之末後世藉口止戈而卒至於不可振因
附辨之

郭巨埋兒當作賣兒賣兒養親而天賜之金父子不至相離或
養親不及顧兒兒餓死而埋之其說亦通如活埋則非情理何

其言行錄言金 卷一
以安親心乎卽愚氓無知而天性殘忍至此能爲孝乎川省多有活埋其子者豈巨作之偏乎

今日論治河者詳且備矣孰得大禹之心傳乎心傳者何曰克勤克儉

蠶不眠則不能吐絲人不靜則不能成事

察吏之道在問其餘閒所爲何事所謂觀所由必察所安也
今人之血氣與古人不同大紆弱者居多泥古方治今病是治
水用禹貢治民用周禮也

宴會燒炙不用乳猪煎炒不用雛雞亦不失其時之一端也
保身事母舍身事君

懲忿之法一日靜一日忍一日忘忘尤難 治家御下之道以
以正而調以權忍其變而敬其常嚴於外而恕於內三者盡之

矣

南江黃栢嶺至縣城周道皆千百年古栢干雲蔽日因准湖廣
咨取船工木料飭縣標記以備採用軍國大事不能惜此樹木
而是否合用如何轉運不加詳察縣令旦旦而伐之及咨覆不
用則已若彼濯濯矣鄉民又疑其私伐也糾衆持械圍困邑令
羣起斧斤斲而小之幾至激變余親往勘辦諭以情同逆匪首
從皆罪干駢戮姑念伐完之後誤聽人言砍取之初并無阻鬧
以此十六字定讞得以完案事無巨細不得其人固未有不償
者也

才氣宜斂不宜散如孔雀尾斂爲一束及偶一發舒則張開如
屏光彩射人若常常展布不足觀也已

士民呼州縣曰父母呼府道曰公祖府道教屬吏如子弟方能

視百姓如曾元父之教子也當寬嚴並濟祖之撫孫也則一於寬毋依勢作威毋倚法以削爲府道者當書座右

老吏辦事之病有三曰見長曰自是曰欲速反遲

樹有花則傷枝人有才則傷德

瑣屑非精細觀望非老成濟州劉心廣語

治事宜緩宜待如習射然矢在弦上留之又留其咎不過發之遲耳一發再不可挽回也遲遲審固不中亦不遠也如入手便放卽幸而中亦不可爲法然看準又須便發稍遲則又差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其此之謂與

各屬招解之案看似偏輕而不知其已從重也看似偏重而不知其已從輕也州縣從生做到熟府道待其熟而吹求之所見總不如州縣之確只求犯真罪當不必過於挑斥轉滋拖累

犯人背供估曲瑣屑之詞以及傷痕部位雖老幼及婦女千餘字無一差者蓋其心專一照供則可以求生而免受刑之苦照供則可以速死而免囹圄之苦嗚呼照供而可以速死不能不爲之太息矣照供而尙不知其卽死尤不能不爲之痛哭矣四川省奏查辦匪徒摺欽奉

硃批認真妥辦收除莠安良之實效又須免滋流弊大哉

王言天下牧令皆當敬謹書之公堂

濟州劉汝陳言一篇大言炎炎有云吏不廉則富民殃富民殃則貧民無所庇吏不靜則富民擾富民擾則貧民無所資無輕廉吏廉吏下民之父無剥富民富民貧民之母

王承志仰山堂稿紀康熙年間平涼府修城掘出小石碑載錢本草云錢味甘有毒大補元氣等語唐相張說作今之因其甘